

归鸿书

蓬莱客 著

Gui
Hong
Shu

2

新派女建筑师 & 空军飞行官

她一心要出去工作，坚持梦想与做妻子的义务同样重要
他屡屡阻挠却一次次让步，从此化身黏妻狂魔

结婚五年 / 分开五年 / 直到此时 / 他才终于感到心安
岁月安好，从此再无别离

比《来不及说我爱你》更动人心弦的民国爱情故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归鸿书

2

蓬莱客

省

Gui
Hong
Sh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鸿书.2 / 蓬莱客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500-2468-7

I. ①归… II. ①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5003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归鸿书 2
作者 蓬莱客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周振明
特约策划 调调小狸
特约编辑 眸眸
封面设计 袁芳 刘春瑶
版式设计 黄贝贝
封面绘制 棉花圃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468-7
定价 3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41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①章

重逢

【125】

第②章

归来

【111】

第③章

决裂

【087】

第④章

试飞

【068】

第⑤章

日子

【047】

第⑥章

为母

【028】

第⑦章

争执

【001】

后记

【248】

尾声

【235】

第⑧章

眷属

【214】

第⑨章

再别

【189】

第⑩章

相和

【163】

第⑪章

靠进

【141】

长安戏院发生了刺杀未遂的大事件，这个消息第二天就占据了北平各家报纸的重要版面。许司令得知顾长钧受伤，特意打了电话来慰问，让他安心在家休养。

萧梦鸿对顾长钧悉心照料，他的伤势恢复良好，一周后拆线，日常生活已无大碍了。经此意外，原本横亘在两人中间的距离，仿佛渐渐消失。私下相对时，萧梦鸿也开始接受一些来自于他的亲昵的接触。只是，她本以为他会借机要和自己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但接连多日，除了有时早上醒来发现他搂抱着自己之外，他竟再没有提过别的要求了，这令她略感意外。

他如此克制，她自然更不会主动地去招惹他，两人相安无事地又过了一周。

这日，顾府接到了一封邀请函，发函的是总统夫人胡夫人，请的是萧梦鸿。

胡夫人将在总统府举办一个私人性质的餐会，受邀的都是现今各界出众的女性代表人物，她请萧梦鸿到时应邀光临。

胡夫人受过西方教育，成为第一夫人后，热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风度与声望齐备。她既然送了邀帖过来，萧梦鸿自然是要出席的。到了那日，萧梦鸿修饰仪容，坐了司机的车，去往总统府。

总统府是座中式建筑，但当晚办的是西式的自助餐会。铺了雪白桌巾的长桌上，摆着擦得闪闪发亮的盘碟刀叉和各色精致的西式小点，迎客的仆侍也是西式打扮，年轻的女仆整齐地穿着浆硬的白色翻领的黑色绸裙，脚蹬黑色皮鞋，身上系着雪白的花边围裙，看见客人，脸上就露出得体的欢迎笑容，显然受过严格的训练。

萧梦鸿提早了五分钟到达，现场已经来了些与她一同受邀的客人。果然到场的全部是女性。总统夫人还未露面，但上次在陈东瑜母亲寿筵上与萧梦鸿同坐了一晚上的总统长子胡沛文的夫人已经在，她正与一位穿着男士西装的女士在谈笑，两人看起来似乎很熟。

这位女士和顾簪缨相似的年龄，不但穿着一身男士的西装，而且剪了干练的男子短发，加上身形修长、眉宇英气，立在人群里，犹如鹤立鸡群，极是显眼，乍一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个美男子，须得第二眼细看，才能辨出实则是位不折不扣的女士。

萧梦鸿被女仆带进会客厅，胡沛文的夫人一眼就看到了她，和边上那位女士说了一句，女士扭头朝她看了一眼，然后两人一起迎了过来。

萧梦鸿也走了过去，和胡沛文的夫人寒暄，那位做男人打扮的女士便一直注视着萧梦鸿。

夫人与萧梦鸿寒暄完毕，便将那女士介绍了一番。原来那位女士就是之前因为在几起名人离婚案中为女方代理诉讼而被人所知的上海法租界第一女律师金君雅女士。

这位金女士出身于大家，留学法国，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数年前回国，凭着自己取得的法国律师执照，经法领事同意后，在法租界法庭专为女性代理婚姻诉讼，短短几年，声名鹊起。去年，北平一著名大学校长夫妇的离婚案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还上了好几回报纸新闻，当时女方聘的就是这位金律师。萧梦鸿之前看报纸时有见过她的名字，没想到晚上会在这里遇到，便微笑着向她问好，说久仰金律师的大名。

金君雅双目炯炯有神地注视着萧梦鸿，笑道：“萧女士不必客气，我不过是替那些处于弱势地位又得不到社会舆论支持的女人打了几场离婚官司，尽力帮她们得到些应当得到的补偿而已，哪里来的什么大名？倒是我早听说了萧女士你的名气，京华大学的总建筑师。我方才和胡夫人聊天时，得知你也在总统夫人的邀约名单里，我便十分好奇，极想借此机会得见萧女士你的庐山真面目，此刻终是见了你的面，以慰平生。论外秀内慧集于一身，萧女士若自认第二，我所认识的女性里，恐怕无人敢称第一了。”

她说话时语调抑扬顿挫，态度爽利，加上少见的一番英气俊逸外表，令萧梦鸿对她第一印象极好。听她言语对自己也有诸多的称赞，萧梦鸿忙自谦，停留下来又随意聊了些别的话题，竟觉十分投缘，相互颇有惺惺相惜并相见恨晚的感觉。

……

今晚应邀出席餐会的除了萧梦鸿和金君雅律师外，还有女性医生、教育家、新闻工作者作家、诗人以及画家等等，总共到场了二三十位。作家、画家和诗人里的一些看起来应该和萧梦鸿的前身萧德音认识，只是关系大约也一般，略微招呼了几声就罢了。

八点整，总统夫妇准时一道出现在了会客厅里。掌声后，总统先是以主人身份简单致辞了几句，欢迎诸位女士应邀到场，随后夫人说话，原来，夫人拟成立一个妇女教育进步会，以号召引领国民女性广泛接受教育，与时代共进。今晚特意邀请的这些嘉宾，无不是时下各界妇女代表中的佼佼者，夫人希望嘉宾们能响应号召，踊跃加入进步会，一道为提高国民妇女受教育程度而努力。

与会者纷纷积极响应。总统夫妇讲话完毕后，餐会也正式开始，宾客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话，无不热烈讨论总统夫人方才之提议。萧梦鸿与之前在鲁朗宁处见过一面的金陵女校李素梅校长叙话时，忽见总统携了夫人往自己这边来，忙停了下来迎上去。

仿佛已经有人提前向总统夫妇介绍过她了，总统向她说了几句欢迎之言，便关切询问道：“顾太太，长钧所受之伤势恢复如何了？我前两日和老许碰面，问起长钧，听他说长钧还在养伤，未免有些放心不下。”

萧梦鸿说丈夫伤势已经大为好转，再养些天就能痊愈了，感谢总统的关切。

总统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点头道：“长钧无大事便好。倘若因此意外事件而留下不可弥补之创伤，是我空师之巨大损失。顾太太，你回去后转达我的话给长钧，叫他好好养伤，不必挂虑其余事，安心多休息些时日无妨。”

萧梦鸿答应。总统随后退场离开后，总统夫人看了萧梦鸿一眼，和李素梅女士笑道：“我早就想见一见这位设计建造京华大学的女建筑师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恰好借了成立妇女教育进步会的机会，就将她请了过来。她果然有林下之风，堪为新时代女性之榜样。”

李素梅女士道：“夫人你大约还不知道吧，就片刻前，我已请萧女士为我女校在上海即将成立的分校设计建造校舍，萧女士也欣然应允。我很是期待。”

总统夫人问了几声详情，最后点头道：“近年我愈加感受到普及教育对妇女改变视野及命运之重要性。这也是我成立这个进步会的初衷和目的，幸而得到了总统以及今晚出席餐会的诸多妇女精英同道的认可。大家鼎力齐心，相信我民国妇女之未来必将不可估量。”

对于总统夫人的这个理念，萧梦鸿自然赞同。所以到了最后，总统夫人邀她不日一道出席由其本人创立并一手经办的达惠女子学校的一个活动，她当即答应了下来，也许诺到时会同女学生们做一个激励演讲。

……

当晚餐会宾主尽欢。结束后，总统夫人亲自送嘉宾们到了门外。萧梦鸿向总统夫人和李素梅女士以及今晚刚认识的其他新女友们一一作别后，转身下了台阶要往顾家司

机停车的所在去时，听到身后有人叫了自己一声，回头，见是金君雅朝自己疾步走来，便转身迎了回去，笑道：“金女士，方才正想找你作别，不见你人，我还以为你已经提前退了。”

金君雅到了萧梦鸿边上，笑道：“方才有事耽搁了下。今晚难得遇到谈得来的女友，怎会不辞而别？方才我听李女士说你答应为金陵女子学校上海分校设计校舍？我通常就在上海，你去了，记得一定要与我联系，好叫我有机会做东尽一番地主之谊。”

萧梦鸿答应了下來。

金君雅似乎对萧梦鸿一见如故，依依不舍，站在台阶下，两人又说了不少别的话，最后终于握手辞别。

萧梦鸿到了停车处。司机立刻下车来迎她。萧梦鸿定睛一瞧，才认出竟是顾长钧，不禁一怔，问道：“怎么是你？”

她出来时，顾长钧不在家里，是顾家司机送她来的。

顾长钧替她开车门候她进去，道：“我回家无事，见你没回，就过来接你了。”

萧梦鸿便坐进了车里。顾长钧扭头望了眼几十米外台阶上金君雅的侧影，跟着上了车，待发动车子离去，问了些今晚总统夫人招待晚宴的内容。萧梦鸿谈了几句，就把总统向自己过问他伤情的事提了下，转达了嘱托。

顾长钧仿佛心不在焉，随口应了声，似乎不经意地问：“刚才那个和你在台阶下说了半天话的男人是谁？”

萧梦鸿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

金君雅做男子装扮，身材又高，加上天黑灯光有限，中间又隔了几十米的路，他把她误认成男人也不奇怪。萧梦鸿便道：“不是男人。今晚来的嘉宾全是女士。那位是上海的金君雅女士，法租界的名律师。”

顾长钧拖长声音“哦”了一声：“原来是她！我听说过的。”

“你也知道她？”萧梦鸿有些惊喜，随即笑道，“我和金女士今晚虽然第一次碰面，但颇谈得来，她身上具备了一种极难得的英侠之气。”

“她嘛，谁不知道！专借名人离婚案为自己博取声名而已。我见你与她仿佛说了不少的话，叫我说，往后你与她还是少往来为妙。”他淡淡地道。

他的轻慢语气令萧梦鸿立刻生出了不快，她脸上刚才露出的笑容就消失了，盯着他后脑勺道：“她是婚姻律师，代理名人离婚怎么就成了博取声名？叫我说，能博取得到，那也是她的真本事。还有，她并不仅仅只为名人代理离婚，也义务帮助过不少普通的妇女。此外，她是我的朋友了，你个人对她有看法是你的事，我不干涉，但我不希望

听到你在我面前用这样的语气说她。”

顾长钧回头看了她一眼，忙道：“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在说你的朋友或者干涉你交友。只是这位金女士据说在上海手眼通天，抽烟、赌博，日常行为举止简直和男人无二，借了拿的外国护照又到处煽动妇女脱离家庭和丈夫离婚，风评并不好。我只是怕你……”

他停了下来。

萧梦鸿淡淡道：“多谢你的关心。”

顾长钧再次瞥她一眼，一笑，道：“我知道你不爱听。那我就不说了，省得越说，越得罪了你。”

……

第二天一大早，萧梦鸿照了原定计划和助手林良宁去了燕郊工厂，那里工地已经开工了，薛梓安也在。傍晚要离开工地时，出了点小小的意外，萧梦鸿的脚底不小心被一根倒扎在废弃木板上的大铁钉给扎了一下，铁钉头刺穿鞋底，深入脚底肌层大约有半厘米深，当场流了血，痛得她无法行走。薛梓安十分担心，立刻开车送萧梦鸿去了医院处置。医生给萧梦鸿打了西洋进口的破伤风针，正在处理伤口时，顾长钧闻讯赶来了医院。

薛梓安本就对萧梦鸿受伤感到歉疚万分，见顾长钧也来了，向他再三道歉。顾长钧问了情况，得知无大碍，微笑道：“我太太经常出入工地，难免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伤害，薛先生不必愧疚，更无须道歉。须得我向你道谢才对，感谢你及时送我太太就医。这里余下事交给我便可，薛先生若有事，请尽管自便。”

……

薛梓安从去年第一次在北平郊外的荒园里偶遇萧梦鸿开始，就对她怀了很大的好感。

倘若说，一开始，他对萧梦鸿的倾慕还仅仅只是出于她的外表和才华的话，到了现在，两人多次接触，渐渐熟悉起来，她随和的性格和专注认真的做事态度，更是令他印象深刻，对她的倾慕之情也是与日俱增。只是对方是有夫之妇，虽然此前他也听说过顾氏夫妇不和甚至闹出过离婚分居的传闻，但无论如何，萧梦鸿现在依旧是顾长钧的妻子，他心里清楚这一点，所以丝毫不敢有半分表露。此刻见顾长钧赶到了，他自然不方便再多留，见顾长钧的话说得很是体谅，他压下心里的内疚和一丝隐隐的憾意，面带微笑地和两人告辞，先行离开了医院。

……

萧梦鸿处理完脚底伤口回到顾家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顾家人都回了。饭后无事，顾簪缨和诗华就在楼下客厅陪在顾太太的左右，看她编织新学会的绒线花样。顾太太说

天气转冷，要给诗华织一双绒线手套。诗华很是高兴，“哗啦哗啦”地翻着最新妇女杂志刊登的绒线编织花样，挑自己心仪的图案。顾太太看了眼坐在一旁始终一言不发、看似出神的二女儿，问道：“簪缨，要不要我也给你织一双？反正我无事，最近也懒得出去应酬，来来去去就这么回事，还累得慌。学会了这编织法，倒容易打发时间了。”

顾簪缨回过神来，笑道：“妈你给五妹织就好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顾太太点头道：“也好，先拿诗华练练手。等我上手了，我再给你们每人织。对了簪缨，”顾太太仿佛想起了起来，“最近见你时常一人出去啊，也不要司机接送，你都去了哪里？”

顾簪缨脸上露出些微不自在的表情，应道：“也没去哪里。我之前不是自己无事写了些集注吗？最近有家出版社觉得还行，联系我商谈一些进行出版的事务，所以外出频繁了些。”

“妈，我们家除了有女建筑师，还要出女历史学家了！”诗华插话道。

顾太太惊喜地道：“是吗？这太好了！怎么之前都没听你们提及半句？”

“二姐不让我我说的！”

“事情八字还没一撇呢，”顾簪缨有些赧然，“我怕万一不成，早早地告诉了你们，岂不是叫你们失望了？所以想着等定了再说。且实话说，这也不是什么值得提的事。”

顾太太表示不赞同：“怎么不值得提！这是大好事呀！等我告诉你父亲去，他一定也很高兴。”

顾簪缨见顾太太放下手里的编织活，仿佛现在就要找父亲，急忙拉住她。顾太太也重新坐了回来，笑道：“好吧，看我这急性子，恨不得立刻让你父亲知道才好。就听你的，迟些说也无妨。”

顾太太因关心，又问顾簪缨怎么会和出版社联系上的：“我见你之前一直极少出去，心里正愁呢，没想到你不声不响就要出书了！”

顾簪缨迟疑了下，还没开口，一旁的诗华抢着道：“我知道，二姐和京华大学的彭教授很谈得来……”

顾簪缨急忙拽住她，使眼色予以阻止。

“什么彭教授？”顾太太不解地看向顾簪缨。

顾簪缨急忙解释道：“是之前偶然认识的一位京华大学教授。我收藏的甲骨送给他研究了，他为了感谢，就帮我看了下我写的东西，看完说还可以，问我是否考虑集成出版，说他认识一些出版人，可以代我推荐，我心想机会难得，就答应了。”

顾太太“哦”了一声：“是吗？要真的出版了，请这位教授到家里吃顿便饭也是

应该的。”

顾簪缨见诗华一副急着想说话又生生憋住的样子，忙点头答应了下来，顺便转了话题道：“妈，你要真的闲着无事，倒可以多编织一些婴儿穿戴的物品备着。我看良友公司新出了些很柔软的高级绒线，拿来编织冬帽、袜子很是不错，我过两天去给你买些过来放着。”

诗华奇怪地道：“二姐，我们家哪里来的婴儿？织好了给谁穿？”

顾簪缨抿嘴一笑：“你四哥和四嫂将来的孩子啊！你没见他们现在好得很吗？晚上你四哥回家，见你四嫂还没回，不是特意去总统府接她了吗？我看呀，再用不了多久，爸妈就能当上祖父母了。”

顾太太一愣，细想了一番二女儿的话。

自从儿媳这次回来后，儿子和她的关系似乎确实好了许多，这种亲近起来的关系，就算在家人面前没有刻意表露过，但从日常的一些行为细节里，也是很容易就能觉察出来的。

顾太太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她虽然直到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儿媳，但知道儿子不离婚，认定了非要这儿媳不可之后，她也只好妥协了，现在想到儿媳如果能怀孕生个孩子出来……

想象着那一幕，她心里忽然觉得也不怎么厌恶这个儿媳了，甚至暗暗有些期待起来。

“对啊！”诗华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要是四哥四嫂有了孩子，我岂不是要当五姑姑了？是生女孩好呢，还是男孩好？”她嘴里嘀咕着，渐渐泛起了愁，“大姐家里的小云乖巧，可是和我不亲，坐在那里文文静静像个小洋娃娃。小哲缠我，可是他又像只皮猴子，我见了他就头疼……二姐，妈，你们说，四哥四嫂将来生个女孩好呢，还是生男孩好？”

顾太太忍俊不禁道：“这可由不得你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要看送子观音了……”

她正和两个女儿说着话，忽然听到外头庭院里传来汽车驶进来的声音，便停下来扭头看了一眼。

“应该是四哥接回四嫂了！”

诗华嚷了一声，和王妈一道跑出去迎接，果然看到顾长钧下了车，绕到后头打开车门扶着萧梦鸿出来了。她也没细看，上去就道：“四哥四嫂，你们回来了？刚刚我和妈还有二姐正在说你和四嫂将来的孩子呢！四哥你想要四嫂给你生个女孩儿还是男孩儿？”

顾长钧停下来，瞥了萧梦鸿一眼，嗯哼了一声：“这个问我没用，要看她了。”

诗华果然转向了萧梦鸿：“四嫂，你想生男孩还是女孩？”

边上还站着家里的几个仆人，萧梦鸿见王妈也笑眯眯地看了过来，不禁略感尴尬，含糊地支吾了一声，便跳着要进去。诗华这才留意到她一只脚上包了纱布，惊叫道：“四嫂你的脚怎么了？”

“在工地里叫钉子给扎了一下。”顾长钧代应道。

“那岂不是疼死了？”

诗华一脸的肉痛，顿时忘了到底是要侄儿好还是侄女好，赶紧上来搀住萧梦鸿另一条胳膊，和顾长钧一道扶着萧梦鸿慢慢进去。顾太太和顾簪缨见状，也吃了一惊，得知缘由后，忙让顾长钧送她回房躺下。顾长钧继续搀着萧梦鸿到了楼梯下，大约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忽然一把打横抱起了她，大步就往楼上去，看得身后顾太太和家里一干用人目瞪口呆。

……

萧梦鸿被他抱着回到了卧室。

她在外跑了一天，沾了一身灰尘，又去了趟医院，自己也有些受不了，打算先去洗澡。但是她有一只脚不能沾水，便想叫珊瑚进来帮自己，顾长钧忽然道：“我就不行吗？非得叫用人？”

萧梦鸿抬眼，见他看着自己，一时说不出话。

最近两人其实已经非常亲密了。晚上同床时，对着他的花式索吻，她到最后基本都是顺着他的，至于被他抱着睡觉更是成了常态。何况，就他与萧德音的关系来说，两人从前自然也有过夫妇之实。平时也罢了，这会儿她明明只能靠一只脚跳着走路了，要是还摆出和他划清界限的姿态，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她还迟疑着时，顾长钧已经转身去了浴室，里头传出“哗哗”放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两边衣袖已经卷了上去，再次抱她去了浴室，把她放在浴缸边上，道：“你自己躺进去洗吧，把脚搁在外头，别沾湿，好了叫我一声就行，剩下的我给你收拾。”说完俯身下去伸手到水里探了探水温，然后转身就出去了，顺带关上了门。

她换的衣物和浴巾等物都已经放在了浴缸旁触手可及的地方。

……

萧梦鸿把那只受了伤脚放在浴缸边缘，泡在水里洗了个澡，洗完澡扶着把手出来，擦干头发和身上的水渍，穿好了衣服。

因为地面湿滑，她也不敢再冒险自己扶墙用一只脚跳出去，朝外头叫了一声。很

快顾长钧推门而入，再次抱她出去，直接送上了床，随后自己去洗澡了。

萧梦鸿坐在床上，一边拿干毛巾继续慢慢擦拭头发，一边听着浴室方向传来的“哗哗”的水声，慢慢出了神。过了一会儿，见顾长钧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忽然感到有些不自在，也不去看他，只向他道谢。

顾长钧“嗯”了一声就上了床，躺下去问道：“脚还疼吗？”

脚底被洋铁钉这么扎了一下，这会儿不但整个脚底板好像肿了，连脚腕子好像也受了波及，有些酸胀，让她感觉很不舒服。

萧梦鸿摇头道：“不疼了。”

顾长钧看了她一眼，忽然坐起来，伸手就将她受伤的那只脚搬了过来，搭在自己腿上，低头仔细看了一眼，又用拇指轻轻按了按伤处周围，皱眉道：“脚底板都肿了，你还说不疼？”

萧梦鸿惊讶于他的这个突然举动，手里只顾抓着毛巾，连头发都忘了擦。

她记得清清楚楚，去年有一回自己不小心把他的睡衣压在了脚底下，当时他就把衣服从她脚下抽出来丢到了脏衣篓里，一副完全被冒犯的样子。

但是此刻，他居然不嫌她脚脏了，不但搬过去架在了他的腿上，还伸手去摸？

萧梦鸿被他的这个前后对比给弄得有些吃惊，反应过来后，下意识地急忙要收回脚，却被他给按住，收不回来。接着，只见他握住了她的脚，用拇指轻轻按压她的脚背，渐渐顺至脚腕，停留了许久。

他的动作不疾不徐，力道适中，被这么抚摸了片刻，不知道是真的起了作用，还是心理的缘故，萧梦鸿忽然觉得脚腕的酸胀之感消除了不少，人也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他替她抚摸着受伤的那只脚，然后又换了另一只，慢慢地，他的手掌开始上移，经由圆润白皙的小腿，到了膝盖……

萧梦鸿忽然清醒了过来，急忙并拢了腿。

顾长钧停下来，抬眼，和她四目相对。

这实在是看起来有些微妙的一幕。

萧梦鸿的脸开始微微发烫，她稍稍侧过了身，以此避开他的那只手掌和他的目光，含糊地说道：“就这样吧，谢谢你了……我头发还没干呢，我先擦头发……”

顾长钧抬手拿开了她手里的那条毛巾，随手就丢在床头，接着，将她轻轻压躺在枕上，自己也跟着压了下来，低头蜻蜓点水般地啄了下她的唇，低声道：“爸妈年纪大了，都想我们生孩子了，你应当也知道的。”

萧梦鸿的脸庞热得更厉害了。

还是头一回，她听他用这种带了如此强烈暗示意味的方式和自己提这种要求。

“从前我对此没什么感觉，我也不觉得自己喜欢孩子，但是现在……”

他顿了一下，一双漆黑眸子紧紧地注视着她的眼睛，逼迫她也看着自己，不容她似乎已经渐渐成了习惯的闪避。

“现在我也想你能给我生个我们的孩子了……男孩女孩都很好，我都会喜欢的……”他慢慢地说道。

然后他开始亲吻她。

先是四唇相触互碾，接以舌尖轻舔她唇瓣，像在品尝什么美味糖果一样，再探入她唇寻她舌尖，让两人舌尖相触试探，她躲闪，他追逐，感受着她柔软香舌在这个碰触过程中能给自己带来的感官愉悦，最后他终于耐不住了，带了些欲求不满的焦躁，完全用力地吸住她的香舌，彻彻底底地和她吻在了一起。

其实关于亲吻这件于普通夫妇再寻常不过的枕上事，顾长官其实也有个一言难尽的心理变化过程。

他之前从没舌吻过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萧德音。即便是结婚最初，二十岁的他对着十八岁的如娇花一般的青春妻子时，也从没有生出过去舌吻她的念头，即便是在最亲密之时，也不过是四唇相碰而已。

深吻就意味着要和别人彻底交换口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难克服的关口。

顾长钧原本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想着去深吻任何一个女人的，他无法想象男女相处时做这件事的意义到底何在。但是到了现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时候面对着她，和她说话，看她窘迫或犹疑时，往往不自觉地爱用洁白牙齿轻咬下唇，或者逢紧张，她偶尔也会伸出粉红舌尖下意识轻舔唇瓣，往往这时，他仿佛就受到了诱惑，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和她更亲密些的念头。这念头在他心里日益发酵，到了最后，甚至压倒了他之前对于接吻的心理障碍。

倘若她始终连和自己深吻也不接受，那么他还能凭什么最后去彻底获得她的身体，甚至是心？

第一次他朝她倾身过去，仿佛想要亲吻她，却被她给轻巧避开的时候，无可否认，当时他确实是含了试探她对自己接受程度的目的。

他自然没有如愿成功。

后来，就是那个让他终于袭吻成功的暗夜之吻。

倘若以后的某日，萧梦鸿质问他当时偷袭吻她的目的，他自己大约也会感到糊涂。

当时那样的情境之下，他到底只是发乎于情地抑制不住地想要吻她，还是这也是他带了目的性的临时起意？

但是不管目的如何，总之，就是那次和她深吻之后，他彻底明白了和女人接吻的妙处。吻到深处，看她从抗拒渐渐转为顺服，到了之后，往往还被自己吻得目光迷蒙、娇喘连连，于他而言，不只在视觉和感官上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在心理上更是获得了一种类似于征服的快感。

他其实还是没有意识到，深吻其实只是男女之间用于表达爱意的最自然、最原始的自发性行为之一，其余任何想法都是值得鄙视和鞭挞的，概因目的不纯粹。

但是对他来说，和她深吻时带给他的愉悦之感就已经足够了。

他终于渐渐体会到了和她深吻时能给自己带来的感官满足，甚至着迷了，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逮住机会就要吻她一遍，绝不会感到厌倦。

……

他的吻继续浓烈了起来，向她传递着强烈的欲求不满的焦躁和渴望。

她的抗拒在他存了温柔的强势面前，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软弱。

她的衣衫终于被他褪去了，他也脱去了身上的羁绊。

从被他自上海送往承德，直到这一刻，一年多过去，他们终于没有任何羁绊地完全贴合在了一起。

顾长钧有着年轻而强壮的躯体，每一块肌肉下仿佛隐含了无穷的力量，每一个微小的身体动作都能引出暗肌的起伏和紧张，线条如流水般完美，令人赏心悦目。

萧梦鸿微微闭着眼睛，意识仿佛飘忽了起来，任凭他用手掌和唇舌对自己身体进行爱抚。

她忽然睁开眼睛，抬手捧住了他的脸，强迫他抬眼看向自己。

顾长钧停了下来，和她彼此注目着，目光近得彼此都能一根根数清对方的睫毛。

“我心里总觉得不安。”她注视着他说道，声音很轻，带了些不确定。

“你真的没有欺骗我？任何谎言都没有？”

顾长钧凝视着她。

“没有。”最后他说道，声音平稳。

“你发誓。”她说道。

顾长钧连眼睛也没眨一下，慢慢地道：“我若对你欺骗，让我上了战场飞机坠毁，最后死无葬身之地。”

萧梦鸿望着他的眼睛，终于抬手，用指尖轻轻碰触了下他英俊的一张脸庞。

顾长钧忽然低头，再次吻住了她的嘴。

……

这一晚上，两个人几乎就没怎么好好睡过觉。

萧梦鸿惊讶于顾长钧身上那种仿佛永远不会干涸的欲望需求和力量，这一整夜，她除了承受来自于他的占有，就是被他紧紧搂在怀里拥眠。但是往往她正困倦万分、半梦半醒之时，就又被已经醒来的他再次占有，被迫开始另一次的接受，反复不停，直到清早四五点，最后一次过后，筋疲力尽的她才得以喘息，终于睡了过去。

萧梦鸿这一觉睡得极是深沉，没做任何梦，完全地坠入了黑甜乡。

她醒来睁开眼睛时，窗外天已经大亮。

应该不早了。

可能昨夜确实体力消耗过大，身畔的那个男人此刻还在沉沉地睡着，呼吸听起来均匀而平稳。

他面朝着她，胳膊搂住她的腰，一条沉重的腿也占有般地伸过来，就压在她的大腿上，压得她甚至已经感到下肢发麻。

因为脚伤，昨晚其实一直就只有一种姿势，她就躺在他下面而已。但即便是这样，醒过来的萧梦鸿还是觉得自己全身酸疼无比。

现在她没别的念头，只想离他远一点，一个人好好地舒展一下肢体。

她推了推他，但他睡得很死，仿佛没有半点反应，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很难醒来了，她只好自己动手，终于费力地从他的胳膊和大腿下挣脱了出来，翻了个身睡到床的外侧，平躺在空的一侧床上，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展开了自己的肢体。

身上的每一处酸痛，都在提醒她昨夜发生的事情。

她和枕畔的这个男人，做了这世上男女之间能做的最为亲密的事了……

她把自己的脸压在干燥而洁白的床单上，闭着眼睛时，后背上忽然按了一只带着微热体温的手掌。那只手在她后背摩挲了片刻，沿着腰线渐渐下移……

她忽然感到身子一沉，他又翻身压住了她。

“你在想什么？”

伴随着一阵落在她后颈上的细密的碎吻，他略带沙哑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

她已经感觉到了来自于他的欲望的苏醒。

“没什么。”她还是那样趴着，含混不清地道，眼睛并没睁开，只是拒绝他，“你太重了，你快下去，不要了，我还很累……”

她听到他轻笑了一声，果然从她身上翻了下去，但是下一刻，她就被他带着翻了个身，变成她趴在了他胸膛上的姿势。

“那我让你压我，可以吗？”他凑到她耳畔问。

萧梦鸿还没回答，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珊瑚的声音传了过来：“少爷，少奶奶，你们醒了吗？太太叫我来问一声，你们还要不要吃早饭了？”

萧梦鸿要挣脱开他的手臂，被他紧紧搂住不放。

“等一下吧。”他在她耳畔低声道，语气带了点央求的味道。

“可是我肚子已经很饿了，我要吃东西。”

顾长钧叹了口气，终于松开了她。

……

整整三天，顾长钧几乎就没和萧梦鸿分开过，寸步不离地守在她的边上。除了送她去医院换药之外，两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卧室里度过的。他对着她时的那种仿佛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热情黏腻劲头让她有些吃不消了。幸好过了几天，他接了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具体内容萧梦鸿并不清楚，见他没主动提，她也就没问。但似乎不是公事，而是某个他认识的什么人仿佛出了点意外情况，需要他过去处理一下。

看得出来，他似乎不大愿意离开，因为一开始，他是让顾荣代替他去的，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决定自己过去。临行前，他和萧梦鸿依依不舍地告别，说最多两三天就能回来。

顾长钧走了后，萧梦鸿总算能好好休息了。她的脚伤也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这天正好也是达惠女子学校举办活动的日子，顾簪缨作陪，两人一道坐了司机的车过去。

总统夫人是达惠女校的名誉校长，今天也亲临了女校，所以现场不但嘉宾云集，也来了多家报纸记者，活动举办得十分热闹。萧梦鸿作为嘉宾之一，为现场女学生们做的演讲也十分顺利，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庆祝活动结束后，顾簪缨偶遇了一个同来参加活动的顾家朋友，两人在旁叙话。萧梦鸿与几个围过来找自己表达崇拜之情的女学生说话时，身后忽然有个声音道：“顾太太，近来可好？”

萧梦鸿回头，见向自己问好打招呼的，是个戴了副眼镜、身穿长袍的中年男子，看起来似乎是今天到场的新闻界记者。而且，乍一看，她觉得这人有些眼熟，之前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只是一时又想不起来。